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編



宋代蜀文輯存

2

北京國古碑出版社

傅增湘編

目次

| | |
|-----------------|-----|
| 卷八十一 第一册 | 六八一 |
| 凡例 | 一 |
| 作者索引 | 一 |
| 序 傅增湘 | 五 |
| 序 孫鴻猷 | 一九 |
| 序 周玉柄 | 二三 |
| 讀《宋代蜀文輯存》書後 蕭方駿 | 二七 |
| 作者總目 | 三一 |
| 引用書目 | 五九 |
| 作者考 | 八五 |
| 卷十一 卷十一 | 一四七 |

第二册

卷十二——卷二十四

第三册

卷二十五——卷三十九

第四册

卷四十——卷五十四

第五册

卷五十五——卷六十九

第六册

卷七十——卷八十四

第七册

卷八十五——卷一百

續補

六八一

目次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十二目錄

張唐英 四十二首

劉文靜論

竇建德論

高君雅論

蘇世長論

中宗肅宗實論

吳王恪論

南平公主論

李勣論

魏公言守成之難論

魏鄭公論

房魏論

李貞論

劉洎褚遂良論

戴胄論

孔穎達論

蕭瑀論

王君廓論

劉仁軌論

則天廢立中宗預朝政論

五王論

裴炎論

岑長倩論

姚璿論

楊再思論

宋分 徐敬業論 卷第十一 目錄終

陳子昂論

劉知幾論

周子諒論

陸象先論

李林甫置節度論 卷一百一十一

姜皎論

李揆論 卷一百一十二

房瑄論 文昌雜記 卷一百一十三

李光弼論 西北雜記

德宗責御史段平仲論

王翊召朱泚之亂論

崔善正論

陸長源論

穆宗復失河北論

蕭俛段文昌獻消兵議論

張弘靖論

朋黨論

李德裕論任世家為要官論

唐論

周子思論

國賦論

刺千頃論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十二目錄終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十二

江安傅增湘編輯

長壽孫鴻猷校訂

張唐英 四十二首

劉文靜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七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爲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願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于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脇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

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讐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寶建德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七

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厚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有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爲世充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羣盜擾攘蜂結蟻聚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卒保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誅父之恩全於忠孝豈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勣等又不能出

力以一援其後劉黑闥之徒以誅建德爲戒連衡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爾故曰彎弓之鳥難安而黷武之衆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高君雅論

名賢雜論
卷六十七

高祖將舉義旗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覺其事欲因晉祠之會以害高祖而太宗與劉文靜謀詐遣劉政會告王威高君雅之變君雅在高祖坐上大詬曰此反人欲殺我也文靜遂叱左右執而殺之嘗觀威與君雅之心乃隋之忠臣也當被執大詬之際必有至直至切之言責高祖爲隋室懿戚重臣不當墟其社稷然而史臣不載其辭者蓋爲唐而諱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於世夫鉛刀尙能一割病虎猶能一搏使君雅稍有權力豈不能一奮而報隋哉今乃洗玉之汙而使之潔抉月之霾而使之明庸以勸後世不忘舊君者若當時旣沒其美後世又不顯其節則愚恐忠烈之道由是而寢息矣

蘇世長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七

世長侍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曰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長曰昔陛下居於武功之時宅纔庇風雨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初有天下於隋宮室又加雕飾其可得乎以此知世長之於諫諍得諷諫之道也且有天下之君窮奢極侈以厚奉養園苑畏其不廣宮室畏其不壯娥嬪畏其不麗車服畏其不高不美竭生民之力務爲自奉之計不念創業之艱難惟見守成之容易自漢而下結怨於民敗亂繼踵率皆由此世長見高祖初得天下而遽追秦皇漢武之侈仍諫以武功舊宅纔庇風雨此管仲所謂願君無忘射鈎臣亦不敢忘楹車之謂也

吳王恪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八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褚遂良諫之以爲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李勣等謂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侈因投于牀抽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

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
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諍而止無忌等慮恪爲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
嗟乎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爲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之子也爲天下
國家之大本也旣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
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絕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
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
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旣立高宗而復立吳王恪卒使以猜疑而
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貴爲天子之子是天下
之貴無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則與夫生於不貴之族反得終天年
者豈不遠哉無忌其後卒被流竄死於黔南天下以爲冤然而亦疑其誣殺吳
王恪之報應也

南平公主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九

南平公主下嫁王珪子珪以禮有婦見舅姑儀近代公主出降其禮皆廢今上
欽明動循法制使公主謁見豈爲身榮乃與妻就席而坐使公主執笄行盥饋
禮自是公主下降皆行婦禮於舅姑自珪始也噫珪可謂能行閨門禮也太宗
可謂能以家道而正其女也南平可謂能行其婦道也詩曰平王之子齊侯之
孫言其平王之女使其下降與侯之子齊體也而自漢後公主自以帝王女以
陰干陽不復有剛柔上下之分士大夫畏而恥之故劉裕時江敷當尙主乃上
表讓婚曰王偃無仲都之質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投軀於深井召必
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若披請不申當刑膚剪髮投山窺海觀其言則
知自古至今夫之被凌甚於天下者衆矣况習盡恭於盟饋之禮邪以此觀之
則南平之賢可知矣後之公主下降者宜取法焉

李勣論

名賢確論
卷六十九

太宗寢疾謂太子晉王曰汝於李勣無恩我將責之汝他日授以僕射即荷汝

恩以致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晉王即位召爲僕射嘗觀史至此惜太宗於任人之誠有未盡矣且旣知勸可爲顧命大臣當面授遺詔使爲羽翼奈何勸本無過失乃責爲都督使太子自召而用求其致力哉夫忠臣義士雖在裘褐之中巖野之下亦有憂勞天下之心不必位之尊祿之厚然後致死力於國家且匹夫之交亦有可託市道之友亦能知心而況勸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自當致力以答累朝之恩何必須太子自授以官然後可任使哉使勸小人也則苟且一時之寵以充詘其志使勸君子也其肯忘先朝之恩而不盡忠於嗣君乎其後勸竟不能奮大節以輔高宗乃雷同取容扶立武氏斲喪王室皆勸之爲又肯能爲高宗致死力哉諺謂欲不溺而自殛以石欲不病而自飲以葷其太宗任勸之謂乎

魏公言守成之難論

名賢確論
卷七十一

自古桀紂幽厲成哀桓靈晉懷愍隋煬帝皆守成之君矣天下大器皆由而失

之蓋承豐泰之後府庫實而無所用則思窮土木之妖干戈戰而無所試則思拓邊疆之廣志氣既驕則悅諂諛之言嗜欲既惑則惡忠直之諫處瓊殿之華麗而不知下有拆廬屋以輸官者享大官之珍羞而不知下有啗糟糠以充腸者有嬪御之煽豔而不知下有鰥寡而亡告者有鄭衛之娛耳而不知下有哀怨可傷者天下已叛而堂上未聞蕭牆已燬而禁中未悟推此信魏公以守成爲難矣

魏鄭公論

名賢確論
卷七十一

溫彥博嘗奏魏公不存形迹遂被謗議帝令諭魏公今後須存形迹魏公因奏曰君臣叶契義均一體豈可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邦之喪亡未可知也上矍然改容悔之噫魏公之奏實萬世君天下之龜鑒也嘗觀前世治道之駁雜敝源之浸淫非無長謀遠慮之賢經時濟世之主慷慨決裂橫身爲國以乂寧天下之蒼生然由君臣之志不通上下之情有間常立事者

謂之專權激切敢諫者謂之好訐故朝廷議論之際有可言而不言所以避嫌疑有可行而不行所以遠謗議以致事多因循而不革政或偏弊而不舉始以突隙不徙終焚百尋之屋初以蟻穴不窒竟潰千里之隄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之多也鄭公深識安危治亂之變極陳切當之論太宗遂改容悔之真改過不吝而聞諫必從之英主也溫公曾不慮此而反欲魏公形迹則賢與不賢茲可知矣

房魏論

名賢確論
卷七十一

夫得百騏驎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驎有時而疲劣百太阿有時而缺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于佐命平定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